

SELECTED ESSAYS OF Wu Zelin



COMMEMORATING HIS
60TH YEARS OF
TEACHING AND HIS
90TH BIRTHDAY

纪 念 文 集

执教 60 周年 暨 90 寿辰

吴
泽
霖

SELECTED ESSAYS
OF Wu Zelin

吴泽霖

执教60周年
暨90寿辰

纪念文集

赵培中主编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吴泽霖执教60周年暨90寿辰纪念文集

赵培中 主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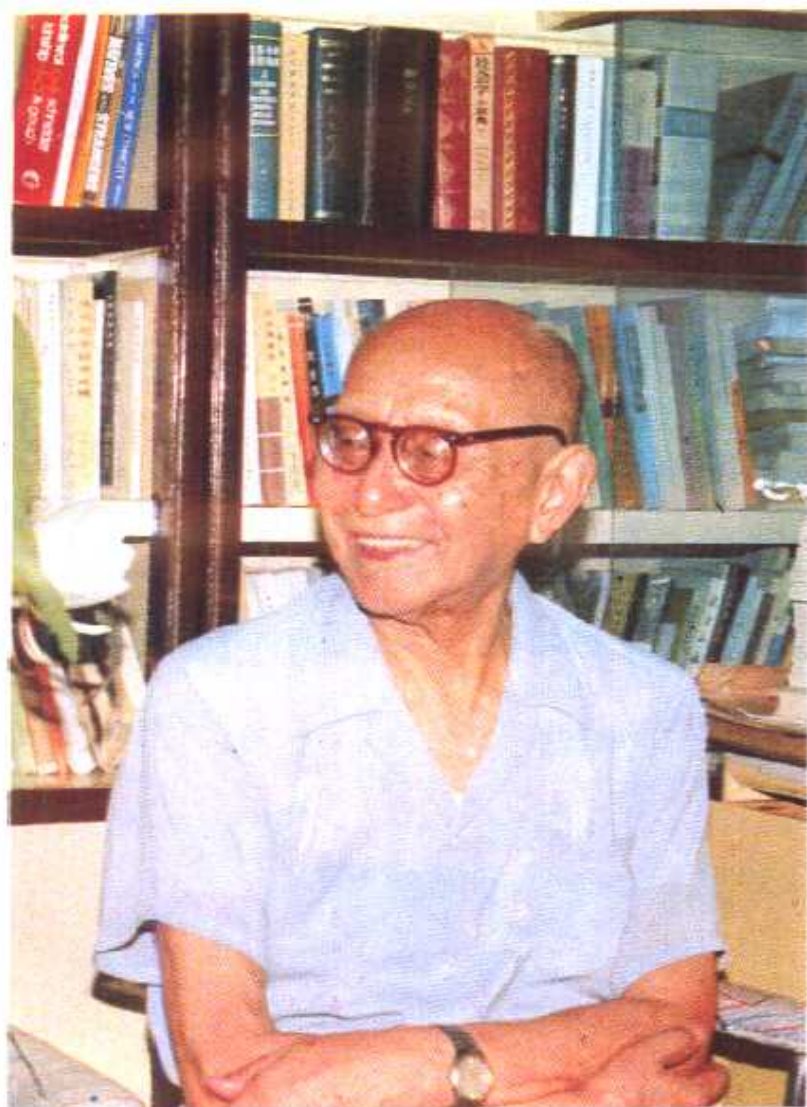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公安专科学校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2.125印张 8 插页253千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52—0391—41C·17

印数：1—3000 定价：6.10元



吴泽霖教授近影

(1987年10月九十寿辰时摄)



吴泽霖教授在主持研讨编撰辞典。



这是来自北京、上海、天津、贵阳、成都等地和湖北省的学者及各单位负责同志会后与吴泽霖教授合影留念（1987年10月）。

这是吴泽霖教授一九二五年在美国留学时的照片。



西南联大社会系1942年毕业班师生合影
(前排右起三为吴泽霖教授,右四为陈序经,
右五为陈达,右六为潘光旦,右七为李景汉)。

一九七九年吴泽霖教授访问
日本时与日本著名民族学家白鸟
芳郎在一起。



1982年，85岁高龄的吴泽霖教授离京来汉参加中南民族学院的恢复重建工作。这是离京前与部分学生合影留念。

前 言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吴泽霖执教六十周年暨九十寿辰纪念文集》，这是一件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事件。本文集分上、下两篇，上篇是为庆祝吴泽霖从教六十周年暨九十寿辰全国各地的知名学者、各团体、各单位发来的贺信、贺电及纪念文章。下篇是吴老在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等方面的论文19篇。民族学方面的论著许多已被有关刊物及民族出版社的《吴泽霖民族学论文集》采用，这里只选登了5篇民族习俗方面的文章。张正明受中南民族学院委托，对选入该文集的稿件做了最后的审定工作。

吴老自己保存的1966年以前发表的文章和著作，在“文革”中已荡然无存。我们为这本文集组织稿件，经过了一系列复杂繁琐的工作，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大力协助。中南民族学院派出专人，到北京、上海等地的图书馆和有关单位的资料室查找、复印或抄写。有些著作已不知下落，有些文章则仅知题目而难觅正文。从已找到的不下700余万字的著作中，我们挑选的作品虽力求有较大的代表性，但仍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忧。

在庆祝吴泽霖教授从教六十周年活动期间，全国各地发来的贺信、贺电，友人和门生撰写的纪念文章，以及有关专

家所做的学术报告，因为文集篇幅所限，虽选载了一些，但我们仍以未能全收为憾。

湖北省副省长王利滨同志，对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给予了宝贵的关注和支持。沙博理(Shapiro)和游宝谅先生在百忙之中，校译了费孝通贺信的英文稿。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原社会学系主任田心源教授，赠送了吴老1927年在该校用英文撰写的近40万字的博士论文复印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的领导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对纪念文集和庆贺活动给予了热情的帮助。中南民族学院哈经雄、夏斌、周存诚等领导同志，十分关心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对上述几位同志的支持和帮助，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加文集编辑工作的还有：陈靓、董珞、李旭东、刘卫国。为文集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还有：章人英、张正东、石景斌、郑李、高柯、皮永和、罗祖望、尹健、邵树清、孙秋云等。我们也应向他们奉上诚挚的谢忱。

编 者

1988年1月

代 序

——费孝通教授的贺信

泽霖先生：

当中南民族学院为庆祝您九十高寿和任教六十年纪念的大喜日子，我本应亲自来向您致敬祝贺。但因临时有出国任务，不克如愿，现请潘乃谷同志代表我敬致衷心的祝愿。祝愿您老当益壮，为培养下一代的学术骨干作出更大的贡献。

您是我的前辈，追随左右屈指已有半个世纪。我们都生逢这个社会变动最激烈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个人的生命道路无可避免地会坎坷不平。但不论风多大，雨多骤，我的老师一辈里确是有许多人，为了捍卫祖国光荣的文化，追求知识，教育后代，不计个人利害得失，受尽折磨而壮志不衰，其中先生是活着的楷模。我每一念及前辈为人之严，为学之诚，不禁悚然，敢不自励！

今天我来向您祝贺，祝贺您经过了漫长的阴霾岁月，终于在耄耋之年及身见到民族振兴的阳光，虽则您日夜矻矻以求的民族文物事业，至少还只处于萌芽状态。我相信，只要您多加保重，一定有看到它茁壮成长的一日。

如果容许我，当着您的面，为我们的下一代说几句话，那就是我们今天聚在一起向您庆贺，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我们尊敬一位不为名、不为利，一生无私地辛勤为学的老师。

我从您的一生学到的就是学术和名利不相容的真理。我将与我的下代铭记此训。

此致

敬礼

费孝通

1987年10月3日

Preface

——A Congratulatory Message from Prof. Fei Xiaotong

Dear Preface Zelin:

On the occasion of the celebration by the Central South College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of your 90th birthday and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your teaching career, I should have offered my respects and congratulations in person. But I have had to go abroad, and so I have requested Comrade Pan Naigu to bring them on my behalf. May you remain strong and healthy, and continue training top-flight scholars!

You are of my senior generation. I have been following you for half a century. We were all born in an era of radical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such a period our lives inevitably have been beset by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But however severe the hardships, my teacher, many of your generation went on pursuing knowledge

and educating the young, heedless of personal sacrifice, so as to preserve the glorious culture of our country. You are a living model of that generation of teachers. I am moved and encouraged by their and your strict and zealous scholarship.

Today I congratulate you especially because you have, after long dark years, been able to see at last, in your old age, a sunlight gleam in the development of our ethnic nationalities. You have been striving day and night to gain recognition for the minorities and to collect and exhibit their cultural relics, I am confident that, if only you take care of your health, you will one day see the fruits of your labour flourish.

If I may be permitted to speak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 would say that we have gathered here today to honor you because we respect a teacher who has sought neither fame nor fortune, but has selflessly devoted himself to scholarship. What I have learned from you and your whole way of life is that scholarship and the pursuit of fame and fortune are incompatible. I, and the generation which comes after me, will always bear this in mind.

Please accept my respects.

Sincerely yours,

Fei Yiaotong

吴泽霖小传

邢玉林

他早已蜚声中外，凭劳绩、品德和著述；坎坷的经历和悠长的岁月悄悄地销蚀着他的肌肉。

他有理由颐养天年。然而，他既不会太极拳的一招一势，也绝少侍花弄草的逸致闲情。在心灵里，有一把衡量自己行为的老尺子——克尽天职、无私奉献。孟德斯鸠曾说：“我见过一些人，德行美好而态度自然，使人不感到他身怀美德，因为他们克尽天职，毫不勉强，一切表现如出本能。”他正是这样的长者。

在我国各级学术团体里，他有一长串头衔。接待来访、应承人求，提携后学、整理文稿、编纂书籍……，繁重的工作令人叹惊，他却乐此不疲。夜阑人静，他还在一榻孤灯旁陪伴着细语的星辰，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人们看来是数米而炊的“闲事”，诸如拧紧滴水的龙头，关闭“常明灯”之类，他都不惮其烦，完全不符合所谓研究者注意琐屑是一种不幸的流行观点。

这等自然热力，昭示他对生活的热爱。

平常，很难觉察出他竟是饮誉海内的名流。他衣著平素，

不趋时尚。在深度近视镜后面只有和善、慈爱的眼神，决无漠然、冷峭的微光。从老人到顽童，从学者到清洁工，他都能以细腻的感情与之对话。对任何人都敞开心扉使人出言无忌，也赢得了人们真心实意的爱戴。冲动和争胜的情绪，会被他缓慢沉稳的语调所消解。在与人侃论世态、畅抒人情、深谈学理时，总不乏诙谐和幽默，使人如坐春风。只消与他接触一两次，就会被他那优礼有加的态度和洒脱随便的举止所打动。

这等宽厚，表明他对人民的炽情。

(一)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家吴泽霖教授。1898年10月28日诞生于江苏常熟。父吴觐，号石平，清末秀才。初以绘遗容为业，继因照像术勃兴，改作工笔画，是一位颇有艺术天才的长者，后来出了名。童年的吴泽霖领略了家道清贫的艰辛。为了纾难，他常替父亲着色画上，也賒过账，跑过当铺。父亲的安贫乐道，母亲的宽容热诚，感染着他那纯净的心灵。在艺术上，他受到了父亲的熏陶；在学业上，则全靠他的天资聪颖和焚膏继晷的勤奋。他只断断续续地上了一年小学，1909年便以优异成绩插入了高小三年级。毕业后，考取了极难被录取的清华学堂——即用“庚子赔款”的余额创办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

1913年，14岁的吴泽霖带着浓重的乡土气息，进入了北京西北郊的清华园，开始了他的青少年时代。

清华九年，课业繁重。他用力特勤，收获至末，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他涉猎的知识相当广泛，甚至通读了莎士比亚

的富有诗情哲理的大部分著作。与“白面斯文人”相反，他很快以多才多艺闻于校中。入学不久，他同级友闻一多等自编自演了新剧《革命军》，向清华“美国化”的生活和封建气息，向校内反对革命、诋毁共和的逆流作了严正的挑战。他还是年级纪念集的美术编辑。他为人热心、公正，深受同学敬重，曾被全校同学推举为学生法庭的检察官。有一个时期，社会上的色情宣传，颓唐、靡朽的风气使一些学生迷醉于裸体女照和怪诞的美国电影。在污染了的水木清华，他一尘不染，洁身自好，且与闻一多、潘光旦、方重等组织“上社”，大力抵制侵蚀。虽然学校鼓励学生为社会服务，但对于枯燥、乏味的活动很少有人涉足其间。他却倡导、组织课外服务，与程绍迥等创办了校职工夜校、校外儿童露天学校和成人识字班，联络了十几名同学担任义务教员。还动员同学捐赠通俗读物，为校外小村设立了小图书室。当了解到村内一些货郎、小贩缺乏资金时，他组织同学集资，无息借贷。这种为劳苦民众服务的素朴精神为他后来的思想升华奠定了基础。

清华学校的一切措施是为学生留美服务的，学校也的确“美国化”了。但是，至今他仍对母校怀有深厚的感情，这不仅因为它植根于祖国的土壤，更因为他在这里有了第一次奉献的思索和思索的奉献。

自1914年起，清华园篱墙外的大千世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剧烈动荡的现实不断为他提供新的视野，他的思想沿着一条“险径”慢慢地伸延，开始探寻生命的价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他为中国终于加入盟军和对德宣战而欢呼，又为中国未派一兵一卒而不安。当时，盟军在中国招募派往欧洲专司后勤的华工，他见报载在北京招收译员，认为报国

期至，毅然放弃可能留美的机会，同级友三人秘密应征。经考试、体验，被送到威海卫。不料在候船时事泄，被校方带回。校斋务处对他处以警告，他不以为意。而未酬报国宿愿，则使他极为沮丧。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不久，清华园也沸腾起来了。在爱国运动中，他从不后人。按照学生会的分工，他与闻一多等从事校内的宣传和文书工作，昼夜不辍。后来，北京学联派他和桂中枢、钱宗堡等四人到天津进行宣传鼓动。行前，他们在美国公使馆谋得了充作经费的捐款。在天津英租界，一面紧张地赶写中英文宣传品，一面四处寻找承印商号。当时，他那种潮涌般的爱国激情沿着已经开辟的渠道奔泻而去，可他又毕竟单纯了些。对“五四”的态度，英租界当局与美国公使馆迥然不同。他们一再摆脱警方的追捕，以致被迫潜入火车的厕所内返回北京。从那时起，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每忆及此，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负疚感，这对于当年追求民主、坚信真理的人来说是很自然的。

“五四”运动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他同分享胜利喜悦的同学一样，经受了洗礼，开阔了眼界，开始认识到民众的巨大力量，更关心他们的疾苦了。华北五省大旱灾后，民不聊生。“华洋义赈会”捐巨款用“以工代赈”。他与级友应募奔赴赈灾点德州充翻译兼协助发放赈款、粮食以及记账等。1922年上半年，又应募到安徽寿县至颖上一带参加了万国红十字会组织的救灾工作。两次救灾工作使他更加为民众的寒楚而忧伤，憧憬神州的春天。

然而，华北等地的哀鸿还在啜泣，北京城又发生了血腥镇压八校教师“索薪团”的血案。军阀政府的暴行激怒了教育

界。全市总罢课不久，清华学生也无限期罢课了。校方以大考临近勒令毕业班参加考试，且以“开除学籍”、“取消留美”相威胁。全班大多数同学服从校令，按期渡洋了。他与其他级友仍坚持罢课，拒绝大考，以此维护北京学联的罢课决议和校际团结。在八年含辛茹苦、功败垂成的残酷现实面前，他没有沉吟，不假思索。勒令开除一宣布，他卷起铺盖，不卑不亢地跨出了校门，一身凛凛正气！他来到上海，谋职未果。不久，由于校董事会的“干预”，他同被开除的级友被召回清华，被处罚“留级一年”。当时，领导清华校务的外交部为挽回“面子”，决定以他们“具结”、“悔过”、“道歉”为条件取消开除令。他与级友宁愿光荣留级也不接受三条件。不久，学校公布了外交部所谓取消开除的部令。对于已经留级的人来说，它只是一纸空文；他所不能容忍的是，其所出者，以相当慈善的面容威逼，以相当诚恳的神色抹黑。于是，他与闻一多、罗隆基、高镜莹联名发表声明，揭露外交部“污辱人格”、“捏造罪名”、“滑头手段”和“威压政策”，指出罢考“光明正大”，无罪可悔，更无“自新”、“以观后效”之理。外交部的些许小态刻画得淋漓尽致，他们的爱国大义抒发得酣畅淋漓。

是年秋，留美的行期到了。7月16日，他登上了远洋客轮。此刻，他既无欢乐幻想、亦无泪雨愁肠，怀着难以体味的情思告别了苦难深重的祖国，……

(二)

在美国，他苦读了五年，心不旁骛。

起先就读于威斯康星大学三年级。翌年暑假于芝加哥大